



蕭伯納戏剧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蕭伯納戏剧集

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刻木幀裝裱

蕭伯納戲劇集(3)

*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

北京東四大街胡同四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 (468) 字數: 254 千

譯本 33.5''×46'' 1/32 印張11 $\frac{5}{16}$ 插頁 1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0

定價(7) 1.80 元

Bernard Shaw

HEARTBREAK HOUSE

Augustus Does His Bit

THE APPLE CART

TOO TRUE TO BE GOOD

根据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Bernard Shaw
(Constable and Company, London) 译出。

第三卷說明

本卷共包括四个剧本：“伤心之家”(Heartbreak House)、“奥古斯都斯尽了本分”(Augustus Does His Bit)、“苹果車”(The Apple Cart)和“真相毕露”(Too True To Be Good)。

“伤心之家”开始写作于1913年，但直到1919年才发表。1920年在紐約演出，以后又在倫敦和柏林上演过。

蕭伯納給这个剧本加了一个副标题：“俄国风格英国主题的狂想曲”。他所以称它为“俄国风格”的戏剧，1944年他写过如下一段話，可作解题：“在契訶夫的影响之下，我写了同样主题的戏剧，……这不是我最坏的一个剧本，我希望我的俄国朋友們能够接受它，作为我絕對出自真心地崇拜他們最偉大的詩人兼戏剧家的一点表示。”

“奥古斯都斯尽了本分”写于1916年，次年在倫敦上演。这是一个独幕滑稽剧。

“苹果車”写于1929年。剧名出自英国一句成語“打翻苹果車”(To upset one's apple cart)，意思是破坏別人的詭計或阴謀。这是一个作者称之为“政治幻想曲”的政治笑剧。

“真相毕露”写于1932年，是蕭伯納从苏联回国以后所写的一个“政治幻想曲”。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

1956年1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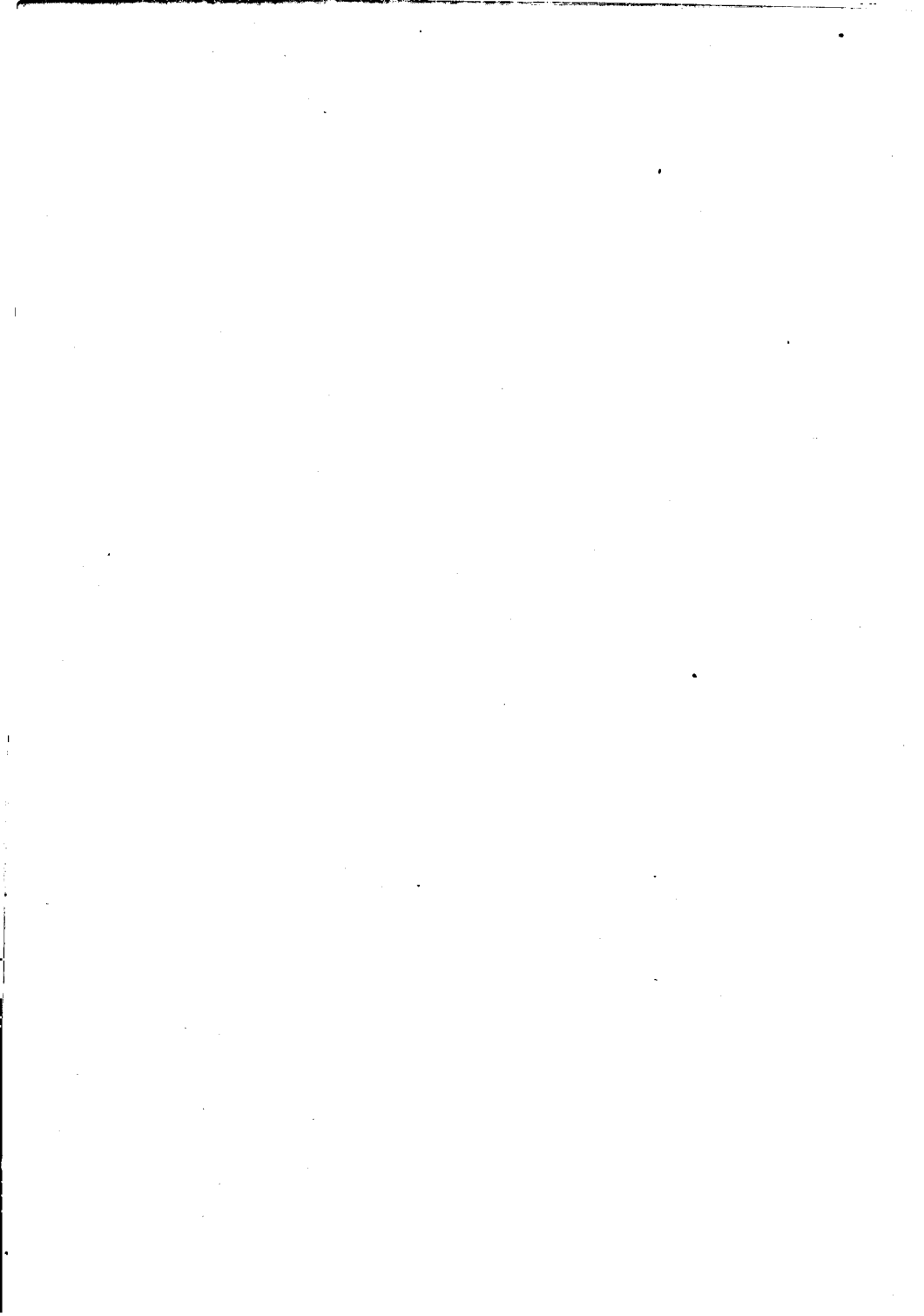
目 次

伤心之家(張谷若譯)·····	1
奧古斯都斯尽了本分(俞大綱譯)·····	137
蘋果車(老 舍譯)·····	165
真相畢露(方 安譯)·····	257

伤心之家

俄國風格英國主題的狂想曲

(1913)



第一幕

由一个房間的一溜窗戶里，看見薩塞克斯郡^①北境中部的一片景色宜人的山区，在九月底一天傍晚的清朗大气里远远出現。当初盖这所房子的时候，就特意要这个房間像有高層船尾甲板和船尾平台的那种老式帆船的后部；因为那一溜窗戶，都像船上那样，用的是笨重的木料，並且，在不影响牆身坚固的要求下，差不多連續不断地橫着佔了那个房間的一面。窗戶下面放着一溜矮櫃，作成一個硬面的窗座，不过却讓一对玻璃門給截断了；这一对玻璃門，一个开在右舷和船尾柱的正中間，一个开在左舷和船尾柱的正中間。另一个門，由外表上看來，顯然是开在船的左舷那一面的，但是它所通到的地方却不是大海，而是这所房子的門廳，因此要讓人感到身在船上，总得費点勁兒。在这个門和船尾平台之間安着書架。同时在这个門的旁边和开在船尾平台那兒那兩個玻璃門的旁边，都安着电門。靠着右舷的牆放着一个木工工作台，台上的老虎鉗子里还夾着一塊木板。鉋花都从爛紙簍里滿了出來，弄得滿地都是。台子上面放着兩個鉋子和一个木工鑽頭。就在这面牆上，介乎木工台子和那一溜窗戶之間，有一个狹窄的門道，安着个半截門，由半截門上面看去，可以看見門里面原來是安着擱板的食具間，放着瓶子和鍋盆一类的东西。

在右舷那一面，但是却緊靠正中間，有一个沒刻花紋的橡木

① 在倫敦南面。

繪圖案，上面放着繪圖板、丁字尺、測直尺、三角板、繪圖器、水彩盤，還有一個玻璃杯，盛着叫顏色染渾了的水，還有墨、鉛筆和毛筆。看繪圖板安放的位置，就知道繪圖人坐的時候，那一溜窗戶是在他的左面。地上靠着繪圖案他右面那一頭，放着一個船上用的救火水桶。在房間的左舷那一面，靠近書架那兒，有一個沙發，背着窗戶放着。那是一件很堅固的家具，架子是桃花心木作的，外面蒙着的，連墊子在內，都是帆布，因此顯得怪模怪樣；它的背上還搭着兩床毯子。在沙發和繪圖案之間，有一把扶手很寬、背兒又坡又矮的大籐椅子，背着亮放着。一張小而堅固的柚木桌子，在左舷那面的門和書架之間靠着牆放着，桌子面是圓的，桌子腿是可以打開闔上的。在這個房間里，只有這件家具還可以叫人想到（但是卻不見得一定能叫人信服）房間里的陳設工作有女性參與。地板是用窄條木塊作成的，上面並沒鋪地毯，所以能看出來，它的縫是用瀝青和麻刀溜起來的，它的面是用沙石磨光了的，正跟船上的甲板一樣。

玻璃門所通着的那個園庭，先往南斜着窪下去一段，然後才是高起來的地方，和山區連接。在窪地上出現的是一個觀象台的圓屋頂。在觀象台和房子之間有一小塊空敞的平地，上面豎着一根旗杆，旗杆東面吊着一個帆布吊床，西面放着一個園庭里用的長椅子。

一個年輕的女人，也沒脫手套，也沒摘帽子，還穿着單衣，坐在窗座上，把身子扭着看窗戶外邊的景物。她一只手扶着下巴，另一只手拿着一本屯蒲爾版莎士比亞的劇本^①往下垂着，她的手指頭放在她剛才正讀着的那一頁上面。

鐘打了六下。

那個年輕的女人回過頭來，看自己的表。她帶着等得太久、

① 倫敦頓特公司所出，為著名版本之一，每一劇為一冊。

几乎没法再忍的神气站起来。她是一个很好看的女孩子，身材苗条，膚色白皙，看样子很聪明，穿戴得很不俗气，但却並不奢華，顯而易見她並不屬於專講穿衣戴帽的有閑階級。

她嘆了一口氣，表示又煩又沒有辦法，同時走到繪圖椅那兒，坐了下去，開始讀起莎士比亞來。一會兒那本書就掉到她的膝蓋上了；她的眼睛閉上了；她打起盹來了。

一个快上了歲數的女僕，手里端着一個盤子，盤子里放着三瓶沒開瓶的甜酒，由門廳里走了進來。她走过这个房間往食具間里去了，並沒看見那個年輕的女人。她把那三瓶酒放到擱板上，把一些空瓶子放在盤子上。她拿着這些空瓶子回來的時候，那個年輕的女人的書碰巧掉下來了，這樣一來，她自己醒過來了，女僕也吓了一大跳，差一點沒把盤子給扔了。

女僕 唉喲，我的媽喲！（那個年輕的女人把書拾起來，把它放在案子上）真對不起 把您給鬧醒了。可是您是誰？我怎麼不認得呀？這早晚兒了，您在這兒呆着幹嗎呀？

年輕的女人 呆着看一看，到底有沒有人知道我是請來的客人。

女僕 喲，您是請來的客人哪？是嗎？可一直地沒人來招呼您？
唉！真是的！

年輕的女人 只有一個跟瘋子似的老头子，在窗戶外面向里看了看。我聽見他喊來着。他喊的是：“顧媽，船尾甲板上有一個年輕的、怪招人愛的女性。你去看看她有什麼事。”你就是顧媽吧？

女僕 不錯，小姐，我就是顧媽。那個老头子就是赫什白太太的父親蕭特非船長。我聽見他嚷來着，可不知道就是為了您。
我想是赫什白太太請您來的吧，乖乖？

年輕的女人 據我了解是她。不過我想我頂好還是別等啦，還是

走吧。

女僕 噢，快別那麼着，小姐。要是赫什白太太把這件事完全忘了，那她一看見您，一定會來一個又驚又喜哪。您說對不對、哪，小姐？

年輕的女人 我到這兒一看，並沒有人想到我會來，我可只驚而不喜哪。

女僕 您呆一呆就習慣了，小姐。不懂得我們這兒的規矩的人，准會覺得我們這一家讓人驚奇的地方可就太多了。

船長 （由門廳那兒突然往里一探腦袋。他是一個年紀很大而身體仍然很健壯的老頭兒，胸前飄着一大片白鬍子，身上穿着一件雙排扣的緊身水手夾克，脖子上拴着一個哨子）顧媽，你瞧，前門台階上有一個帆布旅行袋和一個手提包，誰走到那兒，誰就得絆一交。還有一個網球拍子。是誰那麼沒眼色放在那兒的？

年輕的女人 對不起，那是我的。

船長 （往前走到繪圖案跟前）顧媽，這個倒了霉、讓人給胡支使到咱們這兒來的年輕的女人是誰？

顧媽 她說她是奚西小姐請了來的，老爺。

船長 難道說她就沒有朋友，沒有家長，告訴她，說我女兒的邀請是應不得的嗎？天哪，我們這一家真太好了！把一個年輕的漂亮的女人請了來。可把她的行李給撿在台階上，一撿撿好幾個鐘頭；把她這個人給撿在船尾甲板上，一直沒人理，也不管她累不累，餓不餓。這就是我們家好客的表現。這就是我們家講禮貌的表現。沒有預備好了的房間。沒有熱水。沒有女主人出來迎接。我們的客人只好在放工具的棚子裡睡覺，在養鴨子的池塘裡洗臉。

顧媽 這會兒好了，船長。我給這位客人弄茶去好啦。不用等到她

喝完了茶，我就一准把房間給她收拾出來。（對年輕的女人）您把帽子摘了吧，乖乖。這跟在自己的家裡一樣，千萬別客氣。（她往通到門廳的門那兒走去。）

船長 （女僕從他身旁走過的時候）乖乖！你這個老東西，你認為這位年輕的女人叫人給寒蠶了，叫人給慢待了，你就可以像你稱呼我那幾個倒霉的孩子那樣，那幾個你把他們教得連社交場中最普通的禮節都不懂的孩子那樣稱呼她，是不是？

顧媽 乖乖，別理他。（她絲毫都不在乎的樣子出了房間，進了門廳，往廚房裏去了。）

船長 小姐，請你告訴我你的尊姓大名，可以不可以？（他在那把大籐椅子上坐下。）

年輕的女人 我叫愛麗·鄧。

船長 鄧！我從前有個水手頭兒，也姓鄧。他本來在中國作海盜。後來他開了一個船具店。他店裏的貨，我有種種理由說都是偷的我的。他當然要發財嘍。你就是他女兒吧？

愛麗 （憤怒地）不是，決不是。我父親雖然是一個不得意的人，可沒有人敢說他半個不字。我能這樣說，我覺得很驕傲。我從來沒見過比我父親更好的人。

船長 那必然是他變了，變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了。他修煉到第七度集中力了嗎？

年輕的女人 我不懂你的話。

船長 不過既是他也有女兒，那他怎麼能修煉到那樣呢？小姐，我有兩個女兒，一個是奚西歐尼·赫什白，就是她請你來的。我把這個家治得井井有條，她就把它鬧得人仰馬翻。我想修煉到第七度集中力，她就弄了些客人來，叫我去招呼。（顧媽端着茶盤進來，她把茶盤放在柚木桌子上）我還有一個女

兒。不过，謝天謝地，她跟着她那个傻蛋丈夫上帝國的一个远地方去了。她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她就把我那只“無畏号”船上的船头像①看作是天下最美的东西。她丈夫就很像那个船头像。他的表情跟那个像的表情一样：呆头呆腦，可又楞头楞腦。她嫁了他以后就永远也不想再進这个家的門了。

顧媽 （把桌子連茶盤一齐擲到愛麗身旁）沒有比您這個話再不對的了。二小姐這陣兒就在英國。我這個禮拜告訴過您三次了，說她因為身體不好，要回來休養一年。您這麼些年沒見她了，這回能見着她，一定很喜欢嘍。

船長 我不喜歡。人這種動物，本能地痛愛子女的時期只有六年。我女兒愛麗愛得尼生的時候我四十六歲。現在我八十八了。她來了，我不見她。她要什麼東西，讓她拿好啦。她要是找我，你就告訴她，說我太老了，把她忘得一丁點兒影子都沒有了。

顧媽 你這種話是說給一個年輕的女人聽的嗎？我說，乖乖，喝茶吧；別理他。（她倒出一杯茶來。）

船長 （氣忿忿地站起來）可了不得，他們給這孩子印度茶喝。那種東西能把人的腸子都硝成皮子。這孩子怎麼受得了？（他抓起茶杯和茶壺來，把所有的茶都倒在皮革作的救火水桶里。）

愛麗 （幾乎哭出來）哦，請您別這樣。我一丁點兒氣力都沒有了。我不論什麼喝一口都好。

顧媽 哦，這是哪兒的事！這個可憐的小綿羊都眼看就要挺不住勁兒了。

① 船頭上作裝飾用的像。

船長 你嘗一嘗我的茶好啦。你可別碰那些都餿了的點心；我們這兒，除了狗，沒有吃那樣點心的。（他進了食具間不見了。）

顧媽 這才稱得起是個好漢子啦！人家都說，他還沒當船長以前，就在桑給巴^①把自己賣給魔鬼了。他越老，我越信這話不假。

一個女人的聲音 （在門廳里）家里有人沒有？奚西歐尼！顧媽！爸爸！不管誰，來一個，把我的行李拿進去。

牆板上像傘敲打似的砰砰地响。

顧媽 哎呀！這是二小姐愛狄。這是厄特渥得夫人，赫什白太太的妹妹。我早就對老船長說她要來了。（喊）來了！小姐！來了！

她把桌子又端回門旁它原來的地方，正急忙往外走的時候，厄特渥得夫人帶着很興奮的樣子沖了進來，把她截住了。厄特渥得夫人，膚色白皙，面目端正，衣飾華美，在言談和行動方面都鹵莽輕率，所以別人第一次看見她的時候，會以為（錯誤地）她是招人笑的那種傻女人。

厄特渥得夫人 哦，是你呀，顧媽？你好哇？你一點也沒顯老。家里沒有別人嗎？奚西歐尼哪？她沒想到我要來嗎？底下人都哪兒去啦？台階上的行李是誰的？爸爸在哪兒哪？是不是所有的人都睡着了哪？（看見了愛麗）哦！對不起。你是我外甥女兒吧？（把兩臂伸開，朝着她走去）親愛的，你過來，親親你姨兒。

愛麗 我只是一個客人。台階上的行李就是我的。

顧媽 我去另給您弄點茶來好啦，乖乖。（她拿起茶盤來。）

^① 在非洲東部，英國殖民地。

愛麗 可是剛才那位老先生說他要弄去呀。

顧媽 哎呀，他嗎！他早忘了他要去幹什麼來了。他的腦子里老是一陣兒想這個，一陣兒想那個。

厄特渥得夫人 你說的是我爸爸吧？

顧媽 不錯，小姐。

厄特渥得夫人 （暴烈地）別傻啦，顧媽。不要叫我小姐。

顧媽 （安安靜靜地）是啦，乖乖。（她拿着茶盤出去了。）

厄特渥得夫人 （突然一下在沙發上坐下）我知道你心里是什麼滋味。哦，這一家，這一家呀！我這是過了二十三年才回到這兒來的。但是這個家可一點也沒改樣兒。行李擱在台階兒上；下人都慣得不像話；不論誰來了，連個狗都沒有出去迎接迎接的；開飯沒有一定的時刻；也老沒有人覺得餓，因為他們嘴里老嚼着東西，不是黃油面包，就是蘋果。並且比這些還壞的是，思想仍舊跟從前一樣地混亂，言語仍舊跟從前一樣地混亂，感情仍舊跟從前一樣地混亂。我當年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就過慣了這種生活。我就一直地不知道還有比這更好的生活。但是我可並不快活，我還是想——拚命地想！——過體面的生活，想作一個上等女人，想跟別人一樣地生活，不必什麼事都自己操心。我十九歲就結了婚，為的是好逃開這種生活。我丈夫是海斯廷·厄特渥得爵士。他一直就接二連三地作皇家直轄殖民地的長官。我一直就在長官公館里當太太；我一直就在快活中過日子，可就忘了還有人像他們這樣過法了。我想要回來看看我父親，看看我姐姐，看看我外甥、我外甥女兒（你知道，這本是人情之常啊）。我一直就盼望這一天來到。可是現在，你瞧這一家子這種樣子！你瞧他們接待我的這種情形！你瞧顧媽，我們的老奶媽，那種隨

随便便、沒上沒下的样子！至少奚西欧尼應該在這兒迎接我呀；至少他們可以稍微为我佈置佈置呀！我这样說起來沒有个完，可得請你原諒。我真太伤心了，真太难过了，真从大夢中醒過來了。我要是当初就想到会是这种样子，那我要是回來才怪哪。我这陣真想一声也不响就悄悄地走了哪。（她几乎要哭。）

爱丽 （也很苦惱）也沒有任何人出來迎接我呀。我也覺得我應該走。可是我怎么个走法哪，厄特渥得夫人？我的行李摺在台階上；車站上的馬車又回去了。

船長由食具間里出來，手里拿着中國漆漆的茶盤，茶盤上放着一副很精緻的茶具。他先把茶盤在案子的边上攔了一下，把繪圖板拿开，靠着案子腿兒把它放在地上，然后才把茶盤放在案子上剛騰出來的地方。爱丽急不能待地倒出一杯茶來。

船長 請喝茶吧，年輕的女士。怎么，又來了一位女士！我再拿一个茶杯來好啦！（他往食具間走去。）

厄特渥得夫人 （由沙發上站起來，感情洋溢）爸爸！您不認得我啦嗎？我是您女兒呀。

船長 瞎說！我女兒正在樓上睡覺哪。（他穿过那个半截門不見了。）

厄特渥得夫人退到窗戶那兒，免得叫人看見她掉眼淚。

爱丽 （拿着一杯茶走到她跟前）你不必这样难过。你喝这杯茶好啦。他太老了，太古怪了。他剛才对我也是这样。这种情形有多可怕，我是很了解的。我自己就把我父親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哦，我敢保他这決不是誠心的。

船長拿着另一个茶杯回來了。

船長 这回可齐全了。（他把杯子放在茶盤里。）

厄特渥得夫人 （歇斯底里地）您不会不認得我的。我是爱丽爱得